

本律師茲受任黃光益君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黃君之名譽信用營業財產以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盡保障之責此啓

事務所博物院路二十號 電一一二七四號

(庶穀)

書惜玖後之詩止誤

前傳厥祖小糊塗。一半弓長一半余。異姓祧猶不必惜。惜非祧婦僅祧夫。

(然憫)

韓人吳邁、在京滬各職業律師、好爲韓人中所僅見之熱心人物、彼此交捧一場而散、吳出語人、猶諄諄然讚美魯之爲人、謂他宅心忠厚、我（吳自稱）走遍各省沒有看見過云云、因彼時韓境其匪勢甚披猖、駐軍不能少抑之、吳故激而爲此論也、旋爲張輝瓚氏所知、怒呈國府、請拿辦吳氏、一面並託韓軍駐京代表魯魯美中之不足也、

(銀型)

已定明日焚燬

特區法院之管轄區域、有英美兩租界、適居最熱鬧最繁雜之區、故公務殊夥、日受案件、不下數百起、尤以盜賊煙禁等案爲最多、蓋不肖之徒、每度居租界、意圖不受華當局卽制、逍遙法外、故荏苒遍地、而癮君子亦以租界內之烟禁、較華界稍怠、遂假洋盤之內、以吐露吞雲、自特院成立後、規定每季須將沒收之烟土焚燬、故於八月午後二時焚燬、地點仍爲同仁義塚、聞各機關團體



初民逸話

(續)
(風春)

曼殊一日訪其友易某易以華餐款之、曼帝炒麵一簋、蝦脰二器、春捲十枚、臨行、易詢以明日能再臨乎、曼殊屈指曰、食多矣、明日須病、後日亦病、三日後再常擾君耳、

寓江戶日、衆皆奇寤、曼殊嗜呂宋烟捲、亦斷炊者累日、迫不能

忍、乃擊去口中金齒一枚、質得三四金、以購烟捲、衆見其口中豁然、驚詢之、曼殊以告、衆聞之皆絕倒、

又陳英士一日嘗訪曼殊、詢和尚尚有餘資否、曰囊空久矣、英士曰、余或尙餘若干、及探囊乃祇得二金、因以一金相畀、曼殊悉以購糖果食之、

安、邵元冲適與之同室、中夜忽哀呼邵、詢以所苦、曰、中急矣、急不如死、曰、藍面大頭鬼在戶外也、邵爲失笑、因離舍而送之焉、

一日曼殊與友人閑話、其中一人自衣中捫得一錢、將斃之、曼殊急止之、曰、勿殺之、祇擲之窗外、彼已痛楚無倫矣、

職薪水爲七十五元，自與王英結不解緣後，家中開支，漸呈窘促，旋爲其妻王氏得悉，一日得入報告，謂爾夫現正與王英在友人處密習，王醋性勃發，遂即飛赴該處，果見乃夫正與一女子同處一室，情意極濃，於是奔往灶間，覓得一斧，欲置二人于死地，但唐及王英，已乘機逸去，唐則數句不敢回家，王懷恨在心，於是託汪包探與唐爲難，說者咸謂唐妻未免手段過辣云。

永亨銀行一麻皮

(奸誅)

貝勒路永裕里房屋、本屬彙福公司所有、今年、以四十餘萬之代價、售之甯波路永亨銀行、永亨董事長爲施省之、經理徐寶琪、初設天津路、規模極小、後由施君極力籌劃、逐漸發達、及遷甯波路後、乃亦人所共知之一銀行、是則該行行員、其體施君當時之苦心孤詣、宜如何勤慎將事、以廣營業、不謂竟有蠻不講理出口損人之行員、廁身其間、如余友黃君所遇之一麻皮者、初黃君賃永裕里房屋、已有數年、該里當彙福經租時、每年至少刷新一次、自由永亨承受後、從未修繕、黃君所賃寓所、牆壁勢將圯坍、迭囑里中管事者、請經租處修理、歷久不得音訊、幾經風雨、牆壁竟搖搖倒、黃君乃先自雇匠修理、並於昨日下午二時餘、躬至永亨銀行、黃君乃先至問事處、問明經租部所在、卽至該部、至則僅有寫字台、閱無事人、呼人者再、始由隔壁來一麻臉少年、盛氣向人、詢以何爲、黃君因以房屋修理事告、此君竟厲聲答謂、「房屋修理、須由本行派員調查後再說」、詢以何時調查、則云「須由此間酌定、不能因若一屋而特爲派人、如若不以爲然、儘可遷出、言時詞色俱厲、若將揮黃君於門外、黃君亦怒、惟以無可理喻、詢以姓名、此君不理、黃君以修理房屋、爲房東應盡之責、該行員不應如此蠻不講理、故擬俟修理竣工再與交涉、不知該行經理、平日監督行員、得毋以能蠻橫慢客爲幹練、不然、何該行員傲慢至此耶、